

通志臺經解

1411
374



門 12
歸
卷



論語卷第六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馮氏曰此篇多評弟

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所及其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

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

陳心甫

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語錄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恣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爾通曰朱子以君子為賢士大夫兼德與位而言程子以為文質彬彬之君子專指成德而言二說微有不同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語錄門郁郁乎文聖又欲從周之文何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聖人生於周之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是救齊聖人如何不從得只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謂自為邦則從先進耳通曰如用之得位而用禮樂耳不得其位固不得不從周然亦

從周初之文非從周末之文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

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

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或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天下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六藝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而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在於此非若三者為一事之長而已也曰何以知其為門人所記曰凡稱名者夫子之

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大綱領如大學之教人人皆要從此入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之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之言文學是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

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去聲

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通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

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已於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所未發者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

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

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

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馮氏曰助生於不足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自無所疑因夫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通曰集註以無所疑問釋非助我以默識心通釋一說字蓋謂之默則無言之說其說也深再求自言非不說子之道其說也淺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

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之。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

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辭表故內則有以享於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通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者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者也處變而不失其當此外人之稱其孝所以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弟子行篇蓋深有

意於謹言也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必再三反復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一日三次誦之也此邦有

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

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

其行矣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南容能言白圭之詩而集註以為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然則三百篇之詩讀之者苟能知其中一言為可用者誰乎集註即其效而言之其言深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王氏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明知此對字疑誤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

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買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

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

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見禮記檀弓上今乃不許顏路之

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

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粥余六反諸市也且為所識

窮乏皆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

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

財視義之可不可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馮氏曰伯魚聞詩禮未為不才視子

淵則才不及爾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通曰顏路之請不知稱家之有無夫子之答惟知視義之可不可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大喪已也洪氏曰孔顏體也回何敢死了左

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齊氏曰孔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義董真雍禹湯之傳於文王孔子固已任之我矣猶觀其或可以傳之回也回存則我雖

死而道不亡回死則其係我以不忘者幾何時哉。通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禾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大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大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

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馮氏

曰伯牛有疾自牖其子顏淵死哭為之慟夫子之用情於門人如此夫子死相向而哭皆失聲築室於場有六年而不忍去者門人之用情於夫子如此死生之際情義見焉後世師友道喪聞孔子之風者蓋少愧矣。通曰慟哀過也夫子施之顏淵則當其可非過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見禮記檀弓貧而厚葬不循理

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鄭氏曰哭之而慟

不可義理之正也顏路之於子淵其屬則父子也夫子之於子淵其義亦父子也○通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度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

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

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

以死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者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

識得來處如何識得他去處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

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

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

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

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永嘉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

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人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眇不可信之事也○通曰此言人鬼死生而集註以為學之有序須看本文能字知字蓋學兼知與能而言未盡事人之能而欲盡事鬼之能非學之序也於其所以生者未知而欲於其所以死者知之非學之序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或問閔閔者外和內剛德氣深

厚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

音悝之難去聲○見左傳哀公十五年

洪氏曰漢

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語錄

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馮氏曰子路而下以齒為序也閔騫獨以子稱且先諸子則其門人所推尊也子路復出稱名則夫子之所戒也曰若曰然不敢以其理必其事也衛孔悝之難子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果不逃聖人之所料也○通曰按鄉黨去子與上大夫言閔閔與下大夫言侃侃侃直貌弟子侍側如此非矣況行行乎此夫子所以深貶子路而集註復取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

不如仍舊貫之善

王氏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

馮氏曰多言者數窮不言者必中子騫以德行著不

以言也然孟子稱其善言德行則蓋有德者必有言矣○饒氏曰觀此章可見
闕子問問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
之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其不可回者矣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
改作眾人或能言之聖人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所言之當於事理亦喜其言
之發而中節所謂
有德者之言也

○子曰由之瑟奚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

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

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南

其與也勃然紂為北
鄙之聲其廢也忽然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上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

忽之也通曰正大高明之域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而以爲

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不入於室是善
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

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饒氏曰觀問交一章可見子張才高意廣

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
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可見其規模之不廣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

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者以才質言也夫子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

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

通曰集註謂賢知之過勝於愚不肖之不及非謂子夏之不及即中庸所謂愚不肖之不及也姑借中庸之言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馮氏曰道之用猶稱物唯其平也微過則尾重不及則首重又如射之於鵠用力微過與不及皆不至於鵠也子夏子張之學見於論交過不及可知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

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

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或問冉有學於夫子

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

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冉求亦豈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歟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

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知其學之未至

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而至於此爾曰然則夫子豈不以其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

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

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任為急故也。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子曰若季氏卒用田賦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止之而不問可也不然聞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唯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宜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通曰洪範五福言富不言貴蓋古者田各百畝民無富者惟貴則有富周公為冢宰而富宜矣季氏為諸侯之卿而富亦宜也而富於周公則非宜也冉有又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此聞夫子所深責也春秋於前所謂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誰之罪歟或問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不仕季氏之初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也啓誓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冒去聲齒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語錄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去聲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婢亦反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嘑嘑五且反

嘑粗俗也傳稱嘑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

偏語之使知自勵也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乎內粗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

文飾不修此四子性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爾。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

鈍反成至敏。通曰集註以為四者性之偏然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豈非曾子之曾在四子中其性猶為近道而曾子之學視三子則

其心尤為誠篤也歟然則學之進不于其性而于其心。吳氏曰章首

○脫子曰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章首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力縱反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音胡數音胡至空匱也不以貧窶音郡

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

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音音意度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道音洛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

多中也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

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其庶固不專為貨殖然使其不貨殖則不止於億中使其不止於億中則亦決不

狗貨殖天理人欲相為勝負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

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

不為此矣

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之學稼圃夫子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蓋自秦漢以來失之史不究其指而以首貨殖傳甚矣其疏且誣也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

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

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

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

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出左傳定公十五年聖人之不貴言也

如是

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子貢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為對此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為對此用心之異也顏子所以近道者以其能不以貧富累其心也子貢則不免貧富累心故去道為遠僅能億則屢中而已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
通曰於顏子則曰近道又能安貧於子貢則曰不如顏子之安貧看又能與不如字則其意重在安貧可見蓋學者能透過貧富一關方可與言道所以集註未引范氏專就安貧止說大抵子貢之貨殖雖不至於後世之拘拘於利然未免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故億則屢中亦不能如顏子之

於道為近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

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

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語錄此只是說善人是箇好底資質不踐迹是無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

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處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而不能進於聖賢處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於室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通曰不入於室與未入於室集註釋之不同者蓋有堂必有與精微之與此與字對堂字而言善人去聖人甚遠故特曰聖人之室此聖字對善人而言即此可以見其訓釋之精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

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饒氏曰色字所該者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

色有專指面色而言者如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如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如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如色取仁是也○通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為篤實中未必篤實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

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鄭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

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胡氏曰先王之制

民生於二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此晉語樂共子之辭況

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

而已輔氏曰師弟子云者多矣非惟百工技藝皆有之雖所謂傳道辨疑解惑者亦自有深淺輕重之不同唯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而得聖

道之傳真所謂受固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之比也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

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

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語錄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

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末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

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遠復之曰

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

一聞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馮氏曰子淵從容於處患難之際如此若子路

則死之矣曾皙使子輿過期而不反人曰其畏乎曾曰我在必不死也子之

如此況子淵乎曰視夫子猶父必有以處此矣然則夫子而在子淵何敢死夫

子而死于淵其得生乎○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

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

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宰我子貢所能及○通曰子

不在而不死非義也子在而死亦非義也夫子以顏淵為死知顏淵之必合乎

義顏淵視夫子之生死為生死乃所以為顏淵之深合乎義者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

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

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

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

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存宗國衰微之緒沮
季氏強僭之心脫由求不得其死之禍抑揚之間其效如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也○馬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
無君之心久矣第恐聖門大義之所不與今得臣冉有季路自以舉國之心莫
我非者猶有夫子在焉故以二子為問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
臣然猶不能以其意論故明以弑父與君折之○通曰看集註許字與折字真
所謂過人欲於橫流而存天理
於既滅凍河乎春秋之筆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襄者
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襄蓋子羔重

厚有德足以化民此子路以費數畔季氏而難治所以特舉之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馮氏

曰子羔雖重厚有德然學不足而短於應變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而

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

其佞也

通曰治民事神固非無用之學然用根於理理寓於書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致用子路豈不曉此者但取辨於口以奪正理故夫子

深惡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

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

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

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

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文集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未待讀書而自得

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本意未必如此但因夫子之言而托以自解爾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齊氏曰羣聖賢之道萃於書此孔子四教之所以先於文而行有餘力者所當學也子羔氣質甚美正宜以是開發聰明而庶幾上達於三代聖賢學問之本今於子路之薦既無漆雕開吾斯未信之疑且又不能為閔子騫汶上之勇柴也其真愚矣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卧反

曾皙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母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同汝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善誘

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

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二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西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

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

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馮氏曰子路齒

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倣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

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

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

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齊氏

曰宗廟廟於宗子之家者也古者支子不祭而從祭於嫡長子家曰大宗支子仕至大夫於禮得自立廟則承命自祭而其本支從之曰小宗諸侯

時見曰會眾覲眺挑二音曰同輔氏曰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殷覲曰視殷即眾也覲則見也

鄭氏謂朝宗覲遇皆有端端端服輔氏曰禮義云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

常期若時見則無常期端端服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

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用如公西赤端章甫願

為小相焉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

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

辭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

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詔禮樂之末也

小相又擯詔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

哂故其辭謙而子華又謙於將有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鐸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對以方鼓瑟故孔子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或問以齒為序子路少孔子殆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而曾參之父也則其齒或

亞於希聞去聲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語錄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

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春服單袷音爽之夜浴盥音濯

通志堂

也今上已被與弗同除是也或問浴之為盥濯後除曰漢志三月被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

也韓李疑夫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沐蓋不察乎此爾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温

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

善音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

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

此語錄曾點都不待着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

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爾看他鼓瑟希聲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

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輔氏

曰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於其首便自斷得曾點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

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後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

居之位樂音其日用之常初無舍音已為音人之意

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

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語錄上蔡說鸞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

問何以知其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

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少長有序而和也沂上舞雩魯

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若

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萬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

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間哉○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

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只此兩句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之

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一句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而下數句又形容得點

之樂處集註於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胡

氏曰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

者重人必知我則方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曾之所以異於

三子此也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

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

焉蓋亦有以識此矣語錄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

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

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

通志堂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之夫音扶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語錄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有節

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荅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荅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

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

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

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

焉爾此所謂狂也語錄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

也○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做不得若曾點所見乃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口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便是這氣象也

語錄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他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便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又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永嘉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上行此堯舜氣象○通曰朱子嘗曰禮樂皆天理之自然也點有見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天地間無一物無禮樂無一時無禮樂故即其所居之位便是禮樂其日用之常便是樂童冠序而和禮樂便在童冠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各得其所禮樂便在曾次子路未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拘拘於宗廟會同未矣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

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

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語錄點與聖人志同蓋道體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樂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曾點見得到這裏夫子做得到這裏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

語錄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卒過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已謂身之私欲也

語錄已有兩義物我亦是已私欲亦是已○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

禮者天理之節

文也

語錄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何也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

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胡氏曰天理即全德也不曰理而曰禮者

有可以依據也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

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

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

於我矣

語錄克己便能復禮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去那一分人

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去得那一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一分禮來○人

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故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

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

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却把做人欲斷

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

則言禮而仁在其中蓋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也

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

○通曰集註於禮仁二字既分言又合言分言則禮豈非心之德而於仁則曰

本心之全德仁豈非天理而於禮則曰天理之節文疑若仁自仁而禮自禮合

言則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禮自在仁之中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

為仁亦不在復禮之外已與仁又分身與心蓋吾有此身則有此欲而人事出

焉吾有此心本有此德而天理存焉能勝私欲則凡見於人事者莫非天理矣

始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於我歸猶與也又言一

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爾

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

速而至大也語錄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

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邪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

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

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用矣語錄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到私欲盡

後便粹然是天地萬物之心通曰效見於彼機由於我日日克之不是程

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

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

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

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事亦不

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

克將去

語錄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亦無難易八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

人之氣質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如偏底固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通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已說人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之說以足之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

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

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

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禮而日

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語錄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功夫只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

見非禮來則禁止之纔禁止便能克去便能復禮。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起這勿字一刃兩段已私便可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通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曰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之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

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

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

輔氏曰顏子之明既能默識其理顏子之健又能遂致其勿故不復再問而直以事斯語為己任而無所疑畏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也

語錄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問克己功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知在內。許氏曰視聽是知言動是

行知常在先行常在後審視聽之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

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

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覺軒

而感之本操聲之有要視為之則

葉氏曰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心

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語錄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乃是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許氏曰制是天理人欲之邊境界際際此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接於吾目克己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以謂之仁也。通曰四勿以視為先故此箴首尾亦統四箴而言首言心兮

本虛蓋謂人心本體如太虛然一有己私便失太虛之本體末言久而誠矣蓋謂克己復禮猶是誠之之功夫積久誠而天矣

其聽箴

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胡氏曰亦猶視箴原其本然也彼以心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也

誘物化遂亡其正

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語錄問閑邪存誠可以移

作視箴用否曰看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就心上說其次至聽又大綱說○視是將這裏底引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通曰前箴提起心言此箴提起性言以互見也不知者以為聽箴移作別箴亦可自愚觀之極其精密蓋眼在前故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遠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離為目離陽在外目之明亦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坎陽在內耳之明亦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

內斯靜專

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

好

去聲○陳氏曰門之闔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吉凶榮辱

惟其所召傷易

去聲則誕傷煩則支

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進出者乃煩中之失也

違

語錄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恃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通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恃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

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故皆除之

士勵行守之於為

語錄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是動之於身○哲人便於思量間便見

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許氏曰視聽言動前二者說知後二者說行就動而行者言之復有一知一行焉動於心者謂之知動於身者謂之行明哲之人能審識幾微而誠之於思慮之始以達於事為動之知也有志之士能勉勵其行而守之於事為之際而無少間斷動之行也一知一行或興

於心或措諸事雖有隱顯淺深之不同而其為動則一也語錄哲人志士雖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則是有兩樣大底

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問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要連從欲惟危兩句都是這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

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造去聲次克念戰兢自持

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通曰誠之於思是聖人專守之於為是學者專求之曰聖賢同歸

即是視箴之末所謂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故程子以此為愚按此章問顏子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

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

以不勉也通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從四箇非字說非至健不能程

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語錄四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

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通曰心之本虛是寂然不動心之體人心之動是感而遂通心之用本乎天性是天命之性習與性成是氣質之性程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以為在於正其心養其性故於此亦必即心與性言之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

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語錄聖人言語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闕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以生而仁之存也怨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則私意無所萌於內矣行怨及物則私意無所形於外矣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王氏曰敬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有以全其心之德怨則私意無所形於外有以

推其愛之理。通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求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故與顏淵皆以心德之全言但於顏淵則曰天下歸仁極言其效之甚大而速於仲弓則曰內外無怨亦以其效使以自考效之大小不同則其於仁固可知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

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

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

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

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

使民然後有此敬也語錄程子答或人之說固是好足以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功夫但是當初正不消恁

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且就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他未出門使民以前自往不得○輔氏曰出門使民是與物接時獨是未與物接時即所謂儼若思之時也未與物接時能敬謹以守之則與物接時自然有此氣象矣○通曰輔氏謂出門使民是與物接時獨是未與物接時愚見未與物接時

是獨及與物接時才萌一念又是獨程子所謂惟慎獨便是守之法豈曰在暗室屋漏則慎獨在大庭廣眾則不慎獨哉愚按克己

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

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

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語錄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

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克己復禮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恕是漸漸服藥消磨了這病○克己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永嘉陳氏曰顏子功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功夫着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馮氏曰左傳云仲尼曰古語有之克己復禮仁也

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蓋克己復禮身即仁也主敬行恕推之也顏冉之高下於此可見○通曰白鹿洞賦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借立看進字與立字最可借以形容顏冉之學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雖之弟

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

去聲

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語錄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子曰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

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文集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其病之所切者而語之則彼之躁必不能自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達故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反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常定於中然後入德次第皆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

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

去聲下同

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語錄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

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

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

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

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

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通曰均之為問仁也於顏冉則各因其資而教之於司馬牛則因其病而藥之皆切於其身者可為入德之地學者又當於其異而知其同焉此朱子教人言外之意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式亮反

向反 黷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馮氏曰內憂其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

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

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

排遣之也通曰此章集註與前章皆須看自字與強字前所謂切者非在內欲言而強閉之使不出於外也此所謂不憂不懼者非

在外實有可憂可懼而強排遣之使不入於內也仁者常存此心故其言自然有不可得而易者君子常無愧於心故於事自然有無可憂懼者爾曾子所謂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大學所謂無自欺而心廣體胖孟子所謂集義而浩氣至剛至大皆自夫子此二語來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或問牛之無令兄弟

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雅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頴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

之命其實一而已。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

而不間去聲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

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

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輔氏曰子夏之於司馬牛既詔之以安命又勉之以修身

使之兩盡其道以致人之愛敬若兄弟然則可以廣其意寬其憂矣但其言未免有激揚助長之病或以啓夫人輕視天倫之心故集註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

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

此而以哭子喪去聲明見禮記檀弓篇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

以不能踐其言爾語錄問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如此

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夫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字了。○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

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之父母又只共一箇天地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

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通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

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

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音尖漬子智反而不驟也譖

毀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

所謂剥床以膚切近災者也剝六爻愬愬己之寃也毀人

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

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語錄

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事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要忽然間觸

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是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

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

詞繁而不殺去聲以致丁寧之意云蘇氏曰譖愬之言當行於

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饒氏曰浸潤者逐漸一句深一句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

不暇察一要覺一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總以察字包之○鄭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唯其

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

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

曰視遠惟明通曰至明之心如大明鏡鏡惟明之至故妍醜皆無所遁其形心惟明之至故雖有情偽萬狀皆無所遁其情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

文集集註謂死之安安字極有味

故寧死而不

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

非聖人不能答也

輔氏曰集註載程子曰問必窮到底者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也故唯子貢

然後能如此問答必極其至者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也故必聖人然後能如此答之

愚謂以

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

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

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

棄也

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

是民自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饒氏曰兵食外物容有

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物故無時而去○齊氏曰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曰足食足兵豈

亦後世富強之術歟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

公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二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爾。○通曰：足食足兵而民信是處事之常，兵食有不可得已而去信不可去是處事之變。集註於此，一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其信，末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其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

鞞其鞞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

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如陰陽晝夜之相須也。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

犬羊之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之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之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

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胥失之矣。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本則

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子貢胥失之。○通曰：夫子之說君子也，古註作一句讀，集註謂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作兩句說。蓋子成謂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在質，而不在文。子貢則以其言質而已矣。雖得君子之意，而其言曰：何以文為？則君子小人無以復辨矣。此其言之為可惜也。然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哉？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之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齊氏曰稱名曰有若庶人對君之禮爾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二故

謂之徹語錄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魯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一矣故

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三五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

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去聲為人上者所宜深

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

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

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見孟

章孟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

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平知盡徹之當務而

不為迂乎

或問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付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微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邪然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

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鄭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也上無兵也即民以為兵車乘民所出也芻粟民所供也板榦力役民所為也能寬其稅斂則民得其生而出力以供上者必眾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也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蝻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闊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哀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取已如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曰盡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饒氏曰用度無經則上困征斂無藝則下困○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通曰損下益上卦名為損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損上益下卦名為益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深念夫上下之一體者當於損益之二卦推之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語錄主忠信是筍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或問主忠信則其徙義也

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業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

或問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死生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

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葉少蘊曰所謂惑者非物得以惑之我自惑也去其所以為惑者而我自辨無辨之者故答曰子張樊遲之問皆指言其惑而不言所以辨○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通曰德本於性故貴乎崇惑生於情故貴乎辨主忠信崇德之基本徙義崇德之工夫夫人之

死生命也吾之愛惡情也吾愛此人而欲其生吾惡此人而欲其死已自是惑既愛之欲其生又惡之欲其死愛惡俱施於此一人則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是以彼死生之命而欲任吾愛惡之情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去聲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

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

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

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馮氏曰齊在春秋君臣之道不立無知弑其君諸兒公子商人弑其君舍齊人弑其君商人崔杼弑其君光景公可以鑒矣是時陳厚施而民歸之景公特擁虛器而不悟也夫人生子未冠而死庶妾之子荼孽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謀樂何憂乎無君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如此夫子是以告之惜哉景公明非不能以有聽而斷實不能以有決也其後陽生入齊荼見弑於陳乞其禍慘矣又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父子則子亦可也若孟子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雖皆為為而發然未免倚於一偏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善為言也○通曰五倫皆人道之大經而易論積不善之殃獨以君臣父子之變言蓋於五倫之中舉其大者言也孔子答景公問政則以為人道大經而又政事之根本也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

或問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

折斷也

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訟獄之道兩辭具備世自未分

混為二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

其養之有素也

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辦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

○尹氏曰小邾射

音亦

以句

音鈞

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于乘

去聲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

見信於人可知矣

事見左傳哀公十四年

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

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通曰片言可折獄者明決也所以片

言能折獄者忠信也忠信在未折獄之先明決見於將折獄之際此子路無速諾一語明人獨以其忠信而記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

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見聖人不能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通曰按論語其由也

與凡三出皆許仲由之辭然許之未幾抑之隨至曰無所取材曰何足以臧皆抑之也此與上文雖不同章然片言折獄不過能聽訟而已正其本清其源則忠信明決固未足以盡之也門人記此於前章之後得無意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語錄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

是要此心常在為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黃氏曰居之無倦則心常在事而思無不周行之以忠則事本於心而用無不施二者為政之大要也。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

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陳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

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

此鄭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

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胡氏曰誘掖者開導之於其先獎勸者從史之

於其後也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

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

善故己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好在於惡故己有是惡而亦欲人

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通曰集註必由其所有以及其所好君子

於人之美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必欲成其善而

已存心一於善也小人反是

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

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

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二家之故惜乎康

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

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

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如一皆使之反躬自

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亦不特告康子為然也。通曰集註

釋政字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蓋本於此魯

之政由大夫而家臣效尤帥之者不正而以不正應之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

盍亦及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言深矣奪嫡事

見春秋傳

哀公三年○陳用之曰夫子爲政於魯道不拾遺子產爲政於鄭田疇不歸廉恥之心人皆有之患在上者不能導之爾○

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柄可專也民獨不爲盜乎邾庶其以漆間來奔季武子妻以公姑姊而賜其從者於是魯多盜賊武仲爲司寇武子使詰盜武仲曰子石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然則止盜之方亦反其本而已矣○通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言婉而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欲善民豈特不爲盜而且皆爲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焉於度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尚加也偃什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

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

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求之夫康子奪嫡據位自處者不正而貪何以爲政而止盜乎惡其政之不行而盜之不止也乃欲殺之民將不心服而潰裂矣○齊氏曰康子專國則無君奪嫡則無父無兄魯之無道亦孰有甚於康子者哉幸遭亂世王法不加而反欲殺人怙權倚勢不知有天者也○吳氏曰康子上卿執國之政左傳言爲政者首則中軍帥列國則上大夫也君陳三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通曰好生者天之心爲政焉用殺好善者民之性子欲善而民善矣康子不能以善率人而殺之一字忽出於其口逆天心拂民性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語錄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能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辯之下文又詳言之

這模樣○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聞者是做作底專務求人知而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

語錄質與直是兩件○質直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人

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備詳密○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區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思且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功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了便不濟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

通志堂

德則病矣

輔氏曰真實為仁者豈肯從事於顏色之間而生襲取之心哉區區從事於顏色而欲襲取夫仁則其行自然違背而不相副也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修之力日怠也

程子曰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

學何事為

去聲下同

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

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通曰聞也者大病在

一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此雖是為名而程子即以為與為利者之用心一也

尹氏曰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

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

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語錄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仁者必聞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鄭舜舉曰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聞亦無害於達也何以深非之蓋子張以求名之也苟能達而聞隨之則亦無惡於聞矣饒氏

口忠信底人難得但亦有直情一語去隨專裁度而所行容有一不合處

以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處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之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色取之色與上面觀色之色不同觀色之色指顏色而言色取之色說得闊凡出外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齊氏曰以

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輔氏曰世有耳剽目竊先生長者之言未嘗窮

究其旨而遂相授受不惟誤已又且誤人聞尹氏之說其亦當知所懼矣通

曰集註以德孚於人為違以名譽著聞為聞分德與名而言則聞與違雖相似

而是非判然矣主忠信無一念之不是所行合宜無一事之不是猶審於接物

取仁則似是而實非居之不疑則又頑然自以為是而不覺其非本欲欺人而卒自欺名雖有聞而德則病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去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

語錄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為此子利害計些子

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德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合做底事便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從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矣專

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

語錄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

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待己則恕故惡常

藏匿於其心又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己之惡便函莽而不暇勤治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

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輔氏曰人本無所感為忿所蔽而不

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得突兀而橫肆苟不有以懲之於其始則其終或至於忘其身以及其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樊遲

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饒氏曰

樊遲鄙鄙近利近利則有計較之心有計較之心則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而常責人鄙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范

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

德不崇惟不自省悉井反已過而知人之過故匿不修

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

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

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通曰子張樊遲之問同而夫子答之不同者各因其失而告之也然夫子

善樊遲之問何哉集註謂善其切於為己也竊意樊遲之問視子張多修慝二字應者惡之匿於心遲所問皆切於己而修慝尤其最切者也不攻己修慝何

由崇己之德或攻人之惡則於人不能無一朝之忿矣夫子之善其問也得非以此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之務

語錄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

仁知之體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

者之相悖爾

語錄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

去聲

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

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語錄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仁知一與枉一與知一他不知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

聖人之言也○饒氏舉直錯枉是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直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心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而言諸者眾也謂眾人之枉者既下文選眾之謂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通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

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三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去聲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智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輔氏曰他人之言皆出於一時之意見故偏狹固滯聖人之言皆由此廣大心中流出雖其深淺大小因人而變化然其包括自然無所不盡亦非有意而為之固非常人之所及也○饒氏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涵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為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

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

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辯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

也如是輔氏曰聞其說則知夫善之可為也知其方則得其所以為之術也為其事則力進以求其至也徒聞其說而不知其方徒知其方而不為其事則其於善也如談河如畫餅終亦何益於事哉使樊遲而未喻則必將復問無疑矣既問於師以啓其端又辯諸友以究其義非有意於踐修之實者不能也○通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藏仁義禮知之中備有仁

知仁本相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主母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則自辱矣

鏡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汎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友以義合故當忠告友以輔仁故當善道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親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之言盡善內外皆要到○通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皆惡乎數亦皆曰不可則止善事君者必以道事之而不可則止爾善待朋友者必忠告善道之而不可則止爾未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馮氏曰君子之取友其未得之也必有以交之既得之必有以資之○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是致知之方以友輔仁是力行之事○通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論語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七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

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錄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畝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母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

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

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馮氏曰樊遲問仁知而復有請則告

之以其暗弱進之也子路問政而復有請則無他說焉以其兼人抑之也。通

曰子張子路問政皆告以無倦者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皆以此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

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語錄先有司而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

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過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

懲小者赦之。以不愆。心悅。自有德者才有

能者舉。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

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

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語錄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

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心廣仲弓以自己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

目為耳目故說爾爾所不知人其言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王氏曰謂一蔽於小其害或至於此而不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齊氏曰孔子使之舉其所知而人舉其所不知蓋堯舉一舜而得十六舜舜舉一禹而得九禹之心也推此以宰天下可也况一家乎○晁氏曰是時魯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皆季氏之為也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未可赦獨患賢才之不知仲弓○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真可以南面哉

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曾氏曰季氏以閔子宰費又以仲弓子路冉有為宰皆取諸孔門德行政事之科亦可謂得人矣然閔子獨去之而不顧此其所以為顏閔歟○通曰先有司則於眾目不必屑舜之臨下以簡也故小過則使眾人皆得以自新舜之御眾以寬也舉賢才而合眾人之知以為知舜之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也夫子此數語雖舜之治天下亦不外此而况仲弓之為宰者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六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禰也而禰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不正孰大於是○王氏曰聖人用權未易窺測此但言衛國之政莫先於正名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今夫子正名

之論蓋不謂軌也是時軌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右軌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去聲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

實而事不成吳氏曰名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

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語錄事不成是粗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那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底

禮樂却是自以中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之謂事得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事物得其理而後和名不正言不順則事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罰威

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善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未必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

自名之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語錄子以兵權父以父為

賊是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禮樂如何而興刑罰如何而中程子所謂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正謂此也○馮氏曰自古禮樂刑政之不洽未有不由

通志堂

於苟者也。○吳氏曰名不正以下反說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二句又正說有此二句則事成而禮樂興刑罰中矣夫子雖次第言之然禮樂非外事而刑罰無非事也慶賞者嘉善之事刑罰者懲惡之事也必謂事事當然○胡氏一事不然非必也凡事皆有名不可不正亦不特衛輒父子為然

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徒知食焉不

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文集胡氏之言乃聖

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必須更有隨宜裁制處。○語錄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饒氏曰集註引胡氏之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御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通曰正名之說雖為衛君而發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正名為先此固為政之大經也特孔子欲為之於衛必有權焉非後之人所能測識則亦非可得而擬議也按胡氏之說以為當立郢或曰使蒯聵果欲殺其母則於義當絕春秋必以莊元平不書姜氏之例書之矣今晉納蒯聵春秋之書一則曰世之名也正蒯聵與輒父子之名也二說未知孰是姑書之以俟知者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白圃

馮氏曰周官問師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術業有專攻稼圃亦各有業不通

胃也而謂聖人兼通之乎善乎韓退之之言曰聖人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語錄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

外不足以治人是濟其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

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

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

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

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

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

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

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黃氏曰夫子多能鄙事則稼圃亦當知之

樊遲請學者請學於夫子也故夫子以吾不如告之若貧而為農圃之事亦未為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通曰樊遲問稼圃必有人以墨翟師禹稼穡之說者此夫子所以小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

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長於風去聲喻故誦之者必

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

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

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洪氏曰春秋之大夫多以詩專對古之學詩者蓋如此。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

達諸用讀書而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系於風雅頌之末云爾。黃氏曰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爾。饒氏曰詩之作本乎人情情有善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婉曲諷喻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國君之命措辭最為難事才委靡則流於削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使於四力而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使思量要得廷地但誦詩而有所得則自然有此效驗。齊氏曰誦之而有達於本國之政如魯昭公誦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而國無政不用善以自取謫於天不能專對於

四方如宋華定聘為賦蓼蕭而妄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其與不誦何以異。吳氏曰夫子嘗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誦詩得其要則雖一言而有餘味其用則雖多言而不足。通曰習温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慈祥第之政必能為温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又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

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

卒之哀公係於鄉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語錄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不足為有如此故聖人稱之○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其心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胡仁仲曰荆善居室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之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世之馳騫之反也○馮氏曰子於子路之言則戒其苟於衛公子荆之居室則善其苟各有攸當也○通曰得深則見誘之小內重則見外之輕蓋君子之心天下無一物足以動之者而況區區一室中之有哉夫子言之以其為衛之公子則可嘉爾

○子適衛毋有僕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將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去聲以富之

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是也田出谷粟里出布帛有谷粟則不飢有布

帛則不寒二者富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

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

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見東漢禮儀志唐太宗大召名儒

增廣生員見唐書儒學傳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

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

君者其能然乎鄭舜舉曰當是時干戈相尋生齒凋喪唯衛之民稍庶

本猶可以有為乎惜乎靈公卒不用之也○通曰富之教之君之責也三代以後井田之法廢民自為貧富而富之柄不在於君皇極之道墮民無所標準而教之本不在於君此集註所以始於制田里而末則及於三代之所以教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

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

然萬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張氏曰暮月而大綱立二年而

治功成然三年之所以成者即其暮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洪氏曰周官考羣吏之治有歲終者有三年者夫子故以此為斷○葉少蘊曰因衛不用已而言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之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者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通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為衛不能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也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

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

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

化亦不止此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

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

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吳氏曰善人教

民為邦不踐迹雖許之而皆有未足之意當合觀之○通曰可欲之謂善視大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

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

效也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

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

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治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

與他仁字不同蓋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是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

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於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

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不痿痺相似體謂之仁

○或問三

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

綱有成而化行也漸音尖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

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

以能致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

此則非善人之所能及也○通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

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所謂疾者也

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生意之流通故曰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通志堂

大乃六十五小三多世四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

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潛禮之稱也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

長樂陳氏曰禮云政行則事成子孟

云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行於上者謂之政通於下者謂之事吳氏曰政事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

去聲

聞國政是時季氏

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

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

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

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

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吳氏

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相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求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通曰集註以為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然唐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及聞魏徵獻陵之對即泣為毀觀此太宗所以不失為唐之賢君也季氏豈不聞夫子事與政之語而卒不能毀私朝此康子所以不得為魯之賢大夫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

幾斯也詩曰如幾如式

小雅楚茨章

三言三言之間未可以如

此而必期其效

胡氏曰詩幾音機此失音也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

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

人之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

潘平侯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一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幾一言而喪邦乎

薄薄一言而莫之違則心不至於耳君曰驕

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胡氏曰謝氏說邦未必興喪則似以幾訓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

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而便能興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亦不可謂一言而便能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量不令分毫有偏○吳氏曰按定公固庸君然此問亦非無意於興邦者夫子對辭雖緩而歷代興亡之故常必由之使定公知為之難而日求逆耳之言以自輔轉移魯國是必有道惜乎徒問而不能行也○通曰有以一字為一言者如子貢問終身行之之一言而夫子答以恕之一字是也有以一句為一言者如此章興邦之一言則為君難喪邦之一言則違其言而莫予違是也一言甚微而有關於喪興者甚大其微也固可忽哉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

也吳氏曰孔子世家孔子如陳及葉按左傳哀公四年楚謀北方葉公致蔡于負函十六年白公亂葉公在蔡杜曰蔡遷州來楚併其地葉公與夫子問答

疑在蔡非在葉也或曰此章言其效而不言所以致之何也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言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華文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鮑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十要

速成便是只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會中有遠大底規模自然是急不得○通曰先是集註嘗記謝氏曰子夏於遠者大者或昧焉蓋惟昧其遠者故欲速求一時之近功而遠者有所不能達○程子曰子張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

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胡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

皆未免欲速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真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馮氏曰人之生也直蓋天理也順理為直未有逆天理而可為直者

楚在南服淪於夷狄無有講學求直躬而至於無父其過乃如此。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亦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只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集詳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齊氏曰直之名小不孝之罪大聖人權衡於二者之間故寧父子相隱而有不直之名不忍父子相許而有不孝之罪孝則尚可以該直直則已墮於不孝。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生言父祖者入十六惡疏引以為說朱子善其能推言之

讀書者又能如此推行之則善之善矣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通曰集註以為天理人情之至者天理不出乎人情之外纔不合人情便是不合天理直何在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也

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原恭意思尊嚴。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着個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着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偽所以着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於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心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

聖人初無二語也克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

恭而天下平矣

通曰志在即為仁恭敬是由靜而之動不敢忽乎此心忠是由己而之人不敢欺乎此心不可棄是由中國而

之夷狄不敢失乎此心充之睟面盎背者此心之充達之篤恭而天下平此心之達也仁者徹上徹下初無二心故聖人語仁徹上徹下亦無二語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言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

乎

語錄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

○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底事則又是恭敬忠上發出夫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語錄

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語錄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士

之至行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是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事不肯苟且孝悌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故以為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

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或問硜硜小人

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管所交反算亦

作等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

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

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言之○程子曰子貢

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

實自得之事王氏曰子貢每問每下却是要放平實做工夫最後一問却錯夫子急急與截斷○通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

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孝悌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信言果行者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

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嗚呼今之為士首誕謾苟賤往往多市井之人而名之曰士可乎不可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狷音綸

行道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知

未及而守有餘文集狂者志高可以有為狷者志潔有所不為而可以守○饒氏曰行不掩非是全不行不顧言猶說得十

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分蓋那十分不過爾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

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

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

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語錄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

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意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

激厲猶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足處猶者知未及是不足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而中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而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王氏曰立志有○孟守狂狗之長行不掩知未及狂狗之病兼其長去其病而至於中行矣

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

吳氏曰中者天下極至之正理以其亭亭當當無過不及故謂之中行道也孟子述此章行作道是也道理之道如道路然人所行也故曰道○通曰夫子既不得行道於當時故欲傳道於來世然堯舜以來相傳只是一中字故其欲得中行之士而與之中者既不可必得狂者有志猶者有守猶可裁抑激厲而歸之中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齊氏曰詩曰如月之恒董氏曰月之魄有盈缺月之明未嘗變也○吳氏曰南國之人甚言無恒之不可巫交鬼神醫寄生死雖賤事也尚不可為況學者乎聖人聞善言揚而不沒又以教人比日盛德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語錄承如人送與之也○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

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

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

占而已矣意亦略通語錄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通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三占

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

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則不必同同則不能和和與同近似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蓋君子以義相與而不為詭隨小人以利相與而必至悖戾○吳氏曰此章通下章皆論聖人交際之事故和以法同以黨○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極極然小人哉是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焚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他對君子反說○通曰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循天理之所宜者自然無乖戾之心徇人情之所欲者自不能無阿比之意所以集註復引尹氏之說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

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胡

去聲惡如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仲曰察人之賢否以鄉人為主宰察鄉人之好惡以善為主則人之賢否得其實矣○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間爾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通曰好善人之良心鄉之公論也我善而鄉之善者好之是其良心猶存而公論不泯也我善而彼之不善者惡之是其

良心已失而公論亦不復存矣故集註始以為一鄉之人宜有公論又曰其間亦各以類而自為好惡也然君子亦惟固吾有可好之實而無苟合之行則可若彼之好惡於我何增損焉

○子曰君子曰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洪氏曰君子小人蓋指御大夫

之得政者人之常情易事則疑若易說而君子無私狗故說之也難難事疑若難說而小人見利故說之也易通曰下兩句解上一句下之於上曰事上之於下曰使君子使人隨其才便是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小人使人必求備便是難事說不以道說也是易說一難一易君子小人之情狀可見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張氏曰泰者心

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黃氏曰循理故安舒在理無可逞之道故不驕逞欲故驕肆在欲有或失之患故不泰○馮氏曰亦以二者近似而辨之泰者天理性分之樂也驕者血氣外物之恃也○吳氏曰君子居常居變其心無不安舒小人未得則戚戚得志則無不矜侈者泰氣平驕氣滿君子未嘗嘗驕小人不能泰其理欲使然○王氏曰理無可逞欲必患失○通曰驕與泰極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大學章句曰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

黃氏曰剛強勁毅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功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

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惟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曾氏亦曰剛必無欲毅能必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通曰剛毅則有堅強之志木訥則無虛浮之氣皆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不止於近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惓惓詳勉也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惓而不揚其過惓惓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訂之害○語錄懇惓有若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怡

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

言語錄聖人了又告之切切惓惓怡怡也此是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若分別甘則切切惓惓見處朋友怡怡見於處兄弟○覺軒蔡氏曰黃氏云爵

五居其列民有四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人物並生天地之間而人為最貴謂之人則宜其舉相似也而士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優為之矣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已入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若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

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誥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通曰子貢子路皆問何如

斯可謂之士夫子各以人倫之要者告之告子貢者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也告子路者朋友兄弟之倫也士而不盡倫不可謂士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去聲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語錄政事大率古人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通志堂

本末兼具通志堂

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音其時可矣如二暮

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

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語錄孔子為見春秋時成會戰故特說用教之

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孟子所以言民親其上死其長者必有以反之也晉

文公示民信義與禮猶能致城濮之功況其大者乎○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

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昔月三年百年一

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與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非億受

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

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饒氏曰欲

論其作為只前面說底便是昔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

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間百

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通曰

善人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其曰七年者猶孟子所

謂小國七年爾小國七年視大國五年為遲勢有大小政之成故有遲

速也善人之七年視三年有成為尤遲德有淺深化之行故有遲速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

或問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德者為右師教里

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

之若既成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

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小教矣○馮氏曰孟子

曰不教而戰謂之殃民蓋本諸此○通曰所謂不教民者非謂平日不教民以

戰也教之以孝弟忠信教之以務農講武或不得已而用之以戰君不忍棄其

民民亦有不忍棄其君者不

然是天主之而我棄也忍哉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

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

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名其為自記之

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

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二也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通志堂

論語通卷七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王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能有為不可也○通曰憲為宰辭夫子之粟則其人不志於穀可知而夫子猶告之以此蓋以性狷介者志不廣則其邦無道能有守邦有道未必能有為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輔氏曰原憲兩問皆是以其所已能者而質之於聖人故夫子之答皆進之以其所未能克好去聲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

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怙克克心也也伐者傷殘之意○所以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負欲則欲一私也○胡氏曰克伐怨欲分而言之則為四事對舉而互言之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而言之又皆因有己而生也○饒氏曰克伐是一箇病怨欲是一箇病大病根又在一箇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語錄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也夫問

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習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然則二者如何用功乎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辦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循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通曰克伐怨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為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胡氏曰居以為居室可也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蓋聖人既斷其不

是為士則不止乎思念居室之安而已○通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其樂也天懷居者即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樂也人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

士言孫豈不殆哉

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其委曲如夫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通曰高峻如山無時可移君子之行如之甲順如水隨地曲折而通諸理君子之言有時而如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平聲佞口給

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

已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

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通曰有德者之言言其德也反是則言與德為二仁者之勇勇於仁也反是則勇與仁相違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詭臯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夫聲而

篡其位其臣寒浞食音又殺羿音臯音秋傳作澆

音音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

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

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

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

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

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葉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執非欲

為羿與臯者○饒氏曰此章意味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無

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臯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

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

形容之孔子到這裏直是難答蓋其以禹稷比己已是難說了又以羿臯比二

家愈難答适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

子俟其出而歎美之○齊氏曰春秋以降秦之才力過於羿臯而亡不旋踵漢

之德不及禹禩而亦數十世有天下者蓋亦審之哉。輔氏曰返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閱世博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通曰君界自謂天下之人無以加其力而卒無以保其身禹稷不自知其德有以加於天下之人而卒有天下非有尚德之心者其孰能知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扶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豪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

免為不仁也語錄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言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二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

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或有天理滅木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通曰君子之心頃刻不存謂之不仁小人之本心亡矣故未有小人而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

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

忠也大矣

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通曰勞之誨之是以成人責之也愛之深忠之大也逸居無教是以近於禽獸者待之也忠愛何在焉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之反 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

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

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

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

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詳審精密各

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

之也

語錄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談說則又說利害而已○饒氏曰命是使者傳命非如今人寫將去鄭國凡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裨諶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脩飾當時子產當國凡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衆人草創討論脩飾都了却來潤色之合此四人之長則全美矣○葉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于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命可知矣左氏記謀野則獲以為草野之草蓋聞夫子之言而不詳○馮氏曰三代而上訓誥誓命之辭後世莫能及者其卿大夫以道德之學而發之於文降及春秋之時學問陋矣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為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脩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聲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之國如此哉○通曰草創是非未定討論是訂其孰是孰非脩飾則去其非而飾其是至子產則是非定矣不過潤色之而已以子產之相鄭凡一辭令必集衆人之長而用之相天下者可鑒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王故孔子

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疆鑿刑書惜弊爭承皆以豐財足

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通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其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

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之之詞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嘗國無夫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

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通曰方之上文所謂子產者彼相鄭能用禪謀諸人之賢此相楚不能知夫子之聖可彼也又方之下文所謂管仲彼能相齊桓僞尊王之義此不能革僭王之號尤可彼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語錄人也范楊以為盡人道集註以為猶言此人也本古註說猶詩所謂伊人又如莊子所謂之人也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馮氏曰伯氏敬仲之宗長齊大夫也駢邑伯氏食邑三百家也齒年也

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

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

之書社三百

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社

而富人莫之敢拒

者即此事也

鄭舜舉曰奪邑不當其罪而能不怨則受奪者為賢奪邑而當其罪能使人不怨則奪之者為賢○饒氏曰此篇凡說管

仲夫子必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

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既乎

未有聞也

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傅周召其人也○通曰能使諸父昆弟不怨最難而管仲使其

宗長不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尤難而管仲能使其齊之大夫不用而不怨故下繼之曰貧而無怨難然貧而無怨其難在貧者能使伯氏貧而無怨其難在

仲管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

上聲

下同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

可忽其易也

馮氏曰夫子論貧之無怨為難因謂富之無驕則易爾記者以夫子稱伯氏失邑而沒齒無怨言因次於此見伯氏亦賢

也夫貧逆境也富順境也怨者常情驕者客氣處逆難於順境而欲平其常情之所不免處順易於逆境而欲去其客氣之所不可為此難易之分也○胡氏

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未嘗不足者非無所愧怍而真有所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夸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足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也○通曰貧而無諂不若貧而樂此曰無怨則幾於樂矣故難若夫富而無驕則又不如富而好禮者也故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

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

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

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慾而短於才者也○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

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齊氏

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然則孟公綽蓋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通曰聖人用人固用其長而去其短然如公綽之才不知其德猶可言也但可以為滕薛大夫則不復言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

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

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

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

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

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

以語此

語錄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

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却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通曰饒氏疑武仲之知僅能料度事宜而未足以窮理愚謂理不在事物之外纔能量度事宜則是能度此理之宜況集註下兼字與則字蓋謂能兼四子之所長則移其知亦足以窮理若獨用其知固未足道也下文當看又字使字蓋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智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跡至如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滕薛大夫莊子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求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本文曰文之以禮樂而集註曰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見得文若在外而所以文之者在內不在外學問矯揉氣質變化禮樂之功大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

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

雖其才知

去聲下同

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

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

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二者武仲知也公綽仁

也下莊子勇也將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

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

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

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

去聲

成人之名胡氏

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

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馮氏曰夫具天地之形者皆人也而盡其所以

為人者實寡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舍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殉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或問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下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眾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

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公明賈以為時然後言笑取何也曰蘇氏曰凡事之因時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言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而公明賈以是稱之也曰夫子之疑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鮒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蘧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可以觀矣○通曰不言不笑不取非中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時中也時中非文子所能也故夫子疑之

也要平○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

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去聲智而不下同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馮氏曰武仲據邑卑辭以請迹非要

君者時人亦不以此罪之不知義者又或以存先祀為賢然春秋書臧孫紇出奔邾蓋絕之矣○饒氏曰武仲當請不當據邑天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又曰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通曰雖曰不要君眾人之言吾不信也眾人之言不見其有要君之迹夫子之見見其有要君之心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諂古穴反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諛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

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齊氏曰兩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又曰孔子於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有歎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通曰以時言則當先齊桓而後晉文夫子之言如此者所以甚言晉文之譎也至謂齊桓之正不過視晉文為得其正爾若夫王道正直之正齊桓豈能企其萬一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去聲子

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饒氏曰春秋於糾上一有不當納終焉以其殺得不是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

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

之功矣

或問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諸侯而不在於不死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通曰夫子於仲弓不許其仁於管仲則曰如其仁何也蓋或人稱仲弓之仁故夫子不輕以為仁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故亦不敢輕以為未仁先言管仲之力也而後言其仁則管仲之仁以力言非以心言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衽反

霸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語錄問今尹子文陳文子之事

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驕駭可畏治之小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

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管仲之功大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

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

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

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

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

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

難去聲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唐書魏徵為太子洗馬王珪為太子授中舍人太子建成死太宗召二人為諫議大夫愚謂管仲有功而無

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

相掩可也語錄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見其可以死

後果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公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而桓乃吾君所當事也○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仁以告之若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答問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通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外諸公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

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知錫民爵位謂之文自無意

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真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外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爾說者以文子得謚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其臣同外諸公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謚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謚爾○通曰是以謂之文也是言之於孔圍既謚之後可以為文矣是言之於公孫枝未謚之先一則孔子之所言是明孔文子之所謚一則公叔文子之所

諡卒如夫子之所言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

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

抑之篇○胡氏曰圍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問與靈者鮀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圍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一長而用之得以盡其長耳○鄭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矣○通曰季札嘗曰衛多君子如孔子所稱遠伯玉史魚公子荆公叔文子皆以其德也此三子者僅以其才而用之猶足以不喪使得前所謂有德而用之又當如何宣以老而不當事任歟其先後存沒不可考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音其能否矣欲

踐其言豈不難哉吳氏曰言以口為以身大言不慙則踐其言而為之也必難矣○通曰夫子嘗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此所謂言之不怍則是言而無恥者也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

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

敢忽也

吳氏曰左傳云孔子三日齋或曰論語不言齋文不備也或曰鄰國弑君聞變即當請討沐浴可矣三日齋則緩矣此義為優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凡朝禮必沐浴此章所告者弑君之大變所請者討賊之大事故特言之

臣弑其君人倫之

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

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國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吳氏曰討者誅有罪之名臣弑其君天理不容人情共憤若得而討夫人皆可討之况齊魯甥舅鄰國尤當致討故夫子欲以魯討齊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彊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言之者深矣

馮氏曰是時吳楚薛皆有弑君之事子未嘗請討者其事異而勢不相及也齊之有陳氏猶魯之有三家也二國壤

地相接其勢偏其事類也哀公患三家之強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將有為者也
今陳氏果弑君矣夫子之有請所以深警魯公討陳氏則君臣之義正三家畏
公室張矣此豈三子者之所樂聞哉公乃不惟不能討陳氏而亦不能喻三家
使子自為之言三家之不從必矣知其不從而猶告之者致君命也亦以使三
子知弑君者諸大夫之所必不容也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
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 ○程子曰

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
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
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
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
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
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

得而討之孔子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或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胡氏乃有先

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
誅之如漢所謂其較之者晉李穀告王濬以為弑君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
制者則以當世本無此法而言爾然一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
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乎迫遽而得以告也其力之不
足以敵而不得不告也則告而俟命以行甚則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
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少緩而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
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遂奔逸而不可以復
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馮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
而誅之此以義言也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此以力言也天下之事常患乎
勢有不行者力不足也以天下之大義誅天下之大賊而力又足以勝之此其
所以為可行也○鄭舜舉曰夫子已告老矣以嘗為大夫而食其祿是雖去位
而不忘憂國之心後世為身謀者諉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不解聖人之言
且不識聖人之心也○通曰夫子此言明大義扶綱常雖不得見之施行可使
亂臣賊子懼矣蓋當時天子諸侯不能討而告老之大夫猶能請討庶知夫人
皆可得而討之也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
先發後聞之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

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語錄以使門人為臣一事

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黃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中。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令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通曰勿欺非特不可欺其君亦自不可欺其心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

汙下。文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處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語錄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差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更改却只管去究其夫少間究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通曰高明如在九之上汙下如在九淵之底其相去遠貌何如是哉人心之體本自與人同一善。○一毫私欲累之爾君子

去人欲而反天理則日從天理上推極而所見卒至於高明小人昧天理而徇人欲則日從人欲上究竟所見日淪於汙下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

人其終至於喪己。語錄程子兩段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是為那人不得後連己也喪了。愚按聖賢論學者用

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

於此明辨而只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饒氏曰此章當

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二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是為己之

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辭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通曰學無古今之異學之者有古今之異程子兩欲字指學之者用心之初而言也古之學者其用心在得之於己其學無所為而為之也今之學者其用心在見知於人其學有所為而為之也學無異用心有異此所以為古今之異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使者之三日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

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

以重美之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特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雍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

及惟恐其過之未改而常加克治也此孔門顏曾之學也而伯玉能之賢矣哉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見則陽篇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矣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

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不已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也又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

味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通曰集註謂其進德老而不倦者蓋伯玉此時年已九十矣衛武公九十而曰不瑕有愆伯玉九十而欲寡其過而未能聖賢之學曷嘗以老而自已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思所以行乎富貴素餐賤職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通曰艮止也思不出位身之所處止其所也。所思者亦不出其位心之所思止其所也。

○子曰君

也。三十四卷六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以有餘之辭

文集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馮氏曰

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通曰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

學以知去聲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通曰知而仁入德之事仁而知成德之事我無能焉不以成德之事自居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

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

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齊氏曰夫子不深許子貢之賢而自言其不暇孔子之於

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然則子貢果賢乎哉○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通曰按朱子有曰學者雖思量不暇箇甚麼竊謂學不厭學不敢自暇也教不倦教不敢自暇也如是不暇而暇於方人乎哉子貢聞不暇二字亦可以悟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

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

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

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馮氏曰此與求為可知之指同蓋能之則終有知之者○通曰此章凡四見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里仁憲問衛靈公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

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

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

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

觀也已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饒氏曰逆億是有心

覺是無心。通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

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

言直如此其警言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齊氏曰孔子絕四無

固一也孔子歷序逸民評之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夷齊仲逸張惠皆固而孔子不固也故曰孔子聖之時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尹氏

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

哉饒氏曰驥字當絕句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通曰驥以善馬稱稱其德之善爾如有一日千里之力而不調且良焉不足稱也已如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斯亦不足觀

已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道德經恩始章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

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陳氏曰以德報怨之言死定偏滯在一邊聖人之言怨則以直報德則以德報二者各得其平極是明白簡約而其中言意却反覆無窮。通曰有施必有報人情也怨可以報可以無報而德不可不報天理也或人之言厚矣夫免出於人情之勉強孔子之言未嘗不加厚也一本於天理

之自然其言如造化之簡易易知理之費止其中微妙無窮理之隱固寓於費之中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扶大音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爾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或問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與天理為相關爾

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或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

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當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語錄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由不要高。聖人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味。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心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通曰集註反躬自修循序漸進八字若無甚高遠難知者而以爲其

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天只在此心天只在人事以天求天者非知天者也聖人之所以妙契乎天者不過反而求之吾心不過近而求諸人事而以高遠求聖人非知聖人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

寮。

吳氏曰季孫蓋康子景伯亦孟族也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

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語錄總論一章之旨到無可奈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

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所當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所當安也疑季氏有感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以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臧甲墮邱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景伯之忠固不如孔子之達矣○通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是以命之說警伯寮爾匡人其如子何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矣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

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黃氏曰四者固非有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

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居之位而量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為之憮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任志也○吳氏曰此章論賢者違辟之事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通曰程子謂大小次第者非以賢者之德言也天下為

大邦國為小天下無道而隱是辟世亂邦不居是辟地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其為小大次第而非有優劣者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豈盡矣（通曰橫渠以七人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非有

述於人者王輔嗣蘇子瞻劉原父以為皆屬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皆其人以實之者上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矣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

從也問其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

不為故以其言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

為之時也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以是為言然無孔子之聖則寧為晨門而自處於抱關擊柝可也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可謂賢也已（通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者也

夫子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天地生物之心不能已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何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

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

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硜若耕反莫已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

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馮氏曰世之亂也賢者隱淪於下而為祿仕甚者隱於草野儀封人曰辰門則沒世無聞而名亦隱矣哀哉○吳氏曰聖人切於救時人雖不知而猶冀其或知天下雖不可為而猶幸為之此其事蓋有甚難者嗚呼憐矣荷蕢宜未足以知之○通曰聖人豈不知其道之不可行於世而聖人之心不能果於忘世也故聞聲聲而知聖人之有心者如荷蕢亦可謂之知果於忘世而不能心聖人之心者在荷蕢不可謂之仁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平之名未詳其義

或問諒陰之說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二年之喪平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

無所稟令禍亂或由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

禍亂非所憂矣

通曰三年之喪滕文公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春秋踰年即位蓋可知矣子張之問孔子之答其有

不足於魯也歎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

去聲

定故民易使

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

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通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民之心定民之力可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冉以

其充

盈一以

以物者告之無少道也

人者對己

而言百姓則盡

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便反求諸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

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

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

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語錄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

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其事皆了○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皆中節無一物

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是出自誠而明意思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萬物各得其所○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其充積之盛者而言之也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爲君子故夫子指其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通曰自堯舜至夫子聖聖相傳不能外此修己以敬一語子路小視此一敬字故夫子復指其功用之大者言之充積之盛即是體信自然及物即是達順體信者此敬之積於中而真實無妄也達順者此敬之達於外而周流無滯也堯舜以安百姓爲病愈見堯舜之敬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

魯人

母死而歌

見禮記檀弓

蓋老氏之流自放

於禮法之外者夷蹲

音踞音存踞據也

饒氏曰蹲踞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

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

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上聲無一善狀而久生於

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

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或問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故人爾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洪慶善曰夷俟者孔門之所未嘗見而叩脛者亦夫子所未嘗施○鄭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而已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通曰人誰不欲老而不死而原壤獨得賊之名蓋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故也如蘄章蘧伯玉老而省身克己一日不死可進一日之德或可爲天地間全人如原壤之敗常亂俗一日不死徒爲一日之賊而卒爲天地間之匪人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

之也

或問按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琬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兒子畜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三人迭侍左右所記闕

黨童子豈即斯人也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

少

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

之也

通曰非能求益則無汲汲之功但欲速成則無循循之意上章原壤老而為賦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揉其氣而習於禮則可免

於原壤矣幸哉

論語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